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遵巖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馬啓泰

謄録監生臣李棟

遵巖集卷十九

明 王慎中 撰

祭文

外祖李尚寶公發引祭文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我外祖竹坡公發引之前一日延主人設朝奠將以遷柩告其外孫某等免小功之服矣不幸有父之喪因服其重者入會哭于堂而特

設饌羞牲醴以為奠而告焉嗚呼公其行矣東門之野玉枕山之麓一抔之築隆其如堂窈其如房公將託魂於彼永歸而不反矣人之死也其魄則降其魂則升惟其備道全德完其所受于天而無害者魂升而靈為神以昭于上而與天者游則公與凡人之死魄同其降而魂之為神非人所得而同者矣其神既靈而升于天雖魄降在地不可復化其所託而藏者亦必休祥所集孔固且安則玉枕山之築公其可以永歸而無患矣公其

行矣嘉言篤行所以垂不朽而詒無窮者其已序次為狀以行于世言不浮於事文足載其實宜公不死之神所臨照也公之存以備道全德為時所尊信悅慕蓋千萬人而不殊然以私忌而毁之者亦一二焉公其行矣其神照臨在上其尊信悅慕者之衆非公之所喜乃天之所與也其一二忌而毁之者非公之所憎乃天之所奪也彼不畏獲罪於公而知為天之所奪必且自沮而知改矣嗚呼人之生死於世如行跡之去留惟其不朽

而存與泯泯而滅者不繫於生死之間公之存於世者昭昭若是公其行矣可以永歸而不反矣其等所以告公止於此矣攀慕悲痛如何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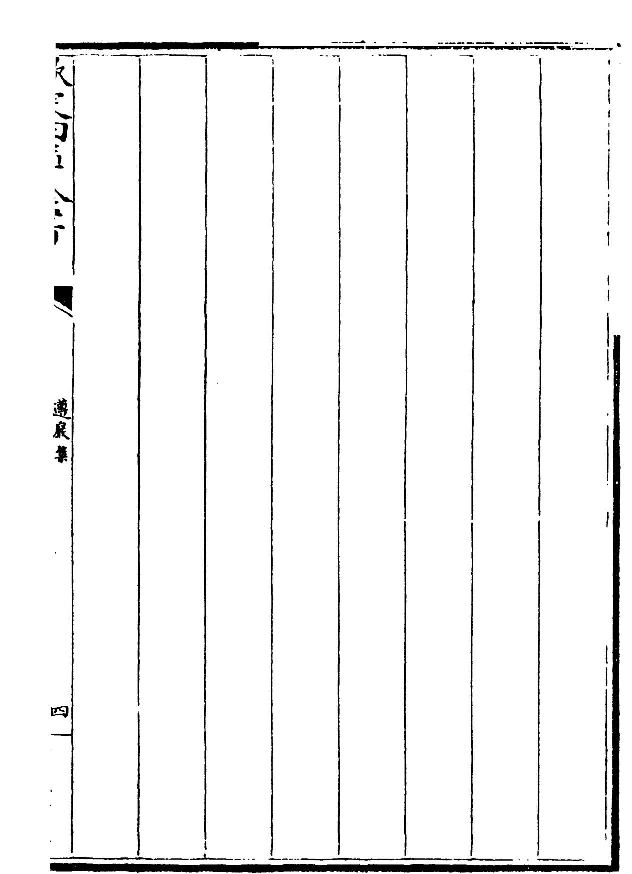
祭司徒顧新山公文

窮人力之知巧以造作而矯拂震耀世之耳目峻跡奇功豈不見為離類而絶𢓆惟枝葉不由於根本情狀常露其心術雖彌縫藩飭終至於敗缺而遁屈故小節細事或盡失其平生而衰年末路輙沮喪於昔日誠舉此

而究論前世之名公其不蹈此者葢亦甚鮮而況於近世之人物惟公性資之篤厚器度之麗碩粹美殊禀已精氣之間值濟以脩為之敦恪踐履之完密故其行業之載於世隨施輙效俊偉明白焯星月之昭揭而舍其昭昭之地求之於毫末之為隱昧之隙曾無懈惰苟且可以竊窺而潛索其退而家居日月云邁約束筋體於禮度繁敕之中保合精神於嗜好攖接之外臨深履薄未喻孜孜與慄慄故謂公之剛勇以百里之邑宰列署

之郎官當逆瑾權寧

原闕



一職其禄易酧無浮於事以貽
惡羞止不爲矯亦免摧撓曰勦於勞筋力云老舍而自
休一邱是保官雖卑冗亦曰仕止二累不嬰善其終始
斯爲無憾可以没齒其辱與令子講學同方敘契於公
伯叔之行何以薦之牲肥酒芳謂爲平生能飲與嘗顧

瞻帷堂其人已亡不我能即慨焉永傷侑以此詞以告不忘

哭王武陽文

王武陽先生之柩將以甲寅正月十一日發莆陽歸於泰和其壻陳生實扶護以行莆之大夫士祖奠相屬皆哭盡哀晉江王棊病不能赴弔遣門人沈大易往會哭於莆陽學舍是月八日謹馳辦香屬友人莊繼炳走候柩發之日送於道周而告以文曰嗚呼先生之學脩身

立命形有夭壽不二者性旣知其生自善其死太和孰家莆陽歆旅魂合於天游浮清揚全迈知覺昭哉不亡維是友生斯道之悼攀送輤車何以爲告

祭林雲衢先生文

嗚呼被褐而玉在懷尚絅而錦爲衣含真蘊以内足胡外物之可希彼力制而矯慕終自鮮夫天機沓漸逵之鴻羽瞻肅肅其可儀鶴長鳴乎九皐聲遠揚而天飛偉哲人之髙尚豈世網之能羈垂皇路以逵泥安駟駕之

騄駬狀桑樞以甕牖美數仞之堂棖懐絜不易乎狐温甘藜藿其如飴藏道德以遯世厥心亨而志違抱遺經以俛仰每朝哦而夕披攻雖堅而必入探無賾之不窺時發揮於口頰亹玉屑而泉霏愚入由之智出虛往莫不實歸維井渫之不食壓行道之惻悲虞氏久不爲政歌在野之式微邁年齡猶不倦獨懐此其何之嗟及門之吾黨辱刮視而誘携尊所聞之不及力歳冉冉以適馳悵儀刑之一失將日遠而日非洒掬淚而跪薦愧酹

薄而有稀

祭黄曉江文

嗚呼木之有癭石之有峰皆不中材適器匠者無所施其繩削礱琢之功棄捐於深山大澤汩沒泥沙穿穴蟲蟻沮洳薈蔵之所蔽蒙而其竒形怪質輪囷磈壘突兀玲瓏往往呈露夔怪嘯薎魋而怒雨風至其置之耳目之湏摩挲瞻睹則足使人愛玩駭嘆而繁弃温珉退然自失其可悦之容故好事有力者竭意搜取不忍其長

捐山澤而二物者雖其無所用而亦不悲於所遇之窮惟有力與好事所處殊勢故二物之所遇或珎重寳惜於廣囿華軒雕闌瑤砌之上亦或與畸人勝士朝夕徘徊娛遊獨而媚幽忡在物如此人亦有然宜乎兄之懐靈含秀怪怪奇奇非有力者所得而使予之寡陋鄙樸竊取以自快而戍乎好事之高蹤惟此形之難久既終歸於澌盡則遇與不遇曾何足介得失於胷中嗚呼𧇊江今其亡矣奇形怪質既不復存於山澤精魄靈氣猶

將升天入地飛揚光景而變滅幻嚨予顧噭噭然於生死之際哀悼歔欷而不能已其爲拘拘吝固之人而不足以語造化之大

終

祭陳南津文

環鰲之澌而居者殆數千家而以氏族望於其土數姓而已生於望姓者不知幾何人而詩禮有所承傳產業可以貽籍者不能數人也於其間有詩禮之承傳者或薄於生有產業之貽籍者或陋於文若南津所謂無之

者也人生事情如此亦可自慰然以令子之抱奇好學將旦夕奮跡發身及其父之見也而令不可得見矣南津之沒豈能無遺憾令子之悲宜有不可解者嗟乎使死而無知則吾於南津父子之間將交為恨之使死而有知則令子之才之敏而志之苦必能有以自顯其身南津有知之靈當如及身之存而見之也其又何憾而令子欲塞其無已之悲亦在乎有以自力耳嗚呼載此觴酒非旨而清南津來舉此觴吾果以死者為尚有知

也

祭洪質齋文

大宗惟洪有望於英山旣英只川亦斯名發祥鍾和伊人攸興其人孔多孰最有聲曰公實最長宗之盟厥德之美篤自天委日功月行勤以積累旣富且壽又多男子多而且才以顯公祉仲剖麟符季維柱史以仁敉人公曰移理其黙以直亦惟公喜伯也晚薦教吳之士其末二生翔舉泮水皆公之訓振振書禮語福之隆其尤

在此乘化而歸更何憾悔其等辱公相好亦與予游存亡之間厥有綢繆封牲縮酒既碩而柔公不可即曷寫此憂爰寫於詞以侑薄羞

哭貢園兄文

兄孝於父母人也然父早喪而不得養其生徒有刻苦欲繼其立家之志而力又未及也得養其母矣而天奪兄年使不得終其事是兄之情事卒未及伸而懷無窮之恨以歿也天乎胡於孝者不厚其與而靳之如此既

不可知則有推而付之於命而已雖其如此而兄不泯之䰟其能以自弛乎兄臨殁之言以老母與諸子託我我不敢忘養母之事兄有弟能執之朝夕之奉我不與知知其大者而已諸子教育之大者我當任之其細者有兄之内子在我亦不與知也以此告兄兄䰟其少慰以弛否酒温饌芳敬持以進兄如不泯當來舉一觴筋也

祭洪月樓親家文

嗚呼自昔有言卜壽以德或以貌徵少失多得德貌兼
稽鮮有漏忒惟公之稟祥慎溫克不躁不誕愿而能飭
居臨卑替不厲呵叱造次之頃弗形遽色世機抵巇每
退而匿家庭之內靜嘉可則惇厥宗黨爰及姻戚情禮
具宜不學亦式富之與仁常罔並獲公於治生日滋月
殖人皆願之曾靡怨讟農甿舞歌樂藝其穡役者欣赴
為殫其力厥以德卜儔公之匹暨其生貌寔偉且碩何
意堂堂忽焉摧踣閱齡幾何踰艾之七雖非不壽於德

未塞天乎茫茫孰訊其極吾之季妹歸於公室中道夭歿予哭之亟併為公弔相向悼惻見公雙鬢蒼然班白微怪其早緊容甚澤予頃抱痾聞公遘疾不遣視省勿藥可必屬有遠遊匪朝伊夕豈謂須臾遂成今昔俯仰平生悲攪於臆來登公堂邈不可即愧乏豐饌灑陳淚浥抒忱寫哀靈其來格

祭戸部何他山文

嗚呼造化生材厥甚不易旣其生之曷曰無意俾升於

名俾達於位斯意所屬才克有試宜永以年勿折勿替
令德茂業終底厥至先生之生獨鍾醇懿早齡秀發文
釆炳蔚冲厚内朗近道之器日脩月益漸臻明邃比揚
於朝歲隣强仕敬爾由獄為國法士持身之廉與人之
義好學自虛彌遜其志充積涵摩將闊以肆胡為一疾
遽爾長逝鄉失仁賢國殲俊乂令人憯憯視天斯為胡
然生之胡使早棄兹所嘆悼盖閔斯世至其一家俯仰
之計旁無近親下絶息嗣行路心惻潸然隕涕惟其達

觀超舉洞視修短吉凶蕩然齊致舍是之云何能為慰

祭侍御陳見吾文　會奠

嗚呼維公英資天挺絶出輩倫充之問學益邃以醇春秋指授集者如鱗三傳異同譬彼絲棼理之有緒曲暢區分晚甲其科聞於有閩匪直也閩海内有聞聽讞之明誦在越諆執刑秋肅實温以春持經飭律民之司均義義風節入正臺紳在烏有鷙萬目朐朐鏗鍧巍論羣耳為震破柱取奸如漢虎臣直指奉使亦埋其輪榷幸

側睨百忌集身叢輕折軸於古有云議袝一疏瀝腹以陳覆為我狂可畏壬人竭忠賈害殆即鬼燐完軀還里荷帝之仁帝仁且明鑒下孔殷暫斥將名豈終棄淪蔽賢有責鞅望未伸宜養以俟誰曰不信胡意遘疾不弔維旻忽然形化氣應不泯乘雲騎星精爽尚真

祭陳見吾先生文

其生十一歲實從先生授春秋讀先生不及終館而其往即他師竟以易起家使其不得聞聖人筆削之旨蓋

有數存焉然終身事先生以師而先生亦友甚以問學自在仕至閒居相追隨二十年間講究談討前人學術之是非當今時務之得失人材邪正用舍風俗之汙隆升降言之多矣雖合不一要為不離於學問流俗無用不急之辨察未常有焉中間甚以葬父哀苦瘁慼之頃而先生亦為捲其子彼此異同必竭所見蓋亦師弟朋友相與折衷可否直而無隱之義他人不免以為疑而吾二人者未始少有間也曰惟望先生之出振發奇氣

施設壯猷使春秋之讀見諸行事何意一旦淹然以逝也嗚呼痛哉先生於鄉所敬事者莫如故竹坡公所嚴交者莫如張淨峰公而某之不肖直以一日及門之雅遂辱從遊之厚竹坡公吾外祖也淨峰公於某尤不淺不揆哭先生未幾而淨峰之訃至自楚嗚呼數日之間豈堪此兩哭耶縉紳奠先生之章某既執筆而復述其私以致門下之慟肴芳酒清先生豈復能飲食之

祭長史徐語溪文

嗚呼公果止於此耶公果止於此耶公以愿弘肅給之材和易寛博之度温粹沖挹之容磊落開敏之辨其於酬世揆物應變成務足以上下皆宜彼此無斁時所謂美職顯位隆秩穹階以宅名才而償異績者乃公所宜據而齟齬仕路跋疐艱阻久淹百里僅起留曹未涉啟遷輙遭左授聞趙國拜相之命縉紳交駭不曉何以畀公然公方且不以顯晦榮瘁嬰懷雍容笑傲携㴽紆紱懽然就道是雖不得效其材於世而輔導賢王守藩謹

度共享榮寵以終其身亦足以自同古之不得志而隱於祿者而忽遘疢疾之官未幾溘然不起嗟乎豈惟世之容公者狹不使得達於仕而天之奪公又迫竟不得永其年吁可恨也其自童稚辱教有同子弟而重以令子與先人連姻之雅情好彌敦聞公之訃實深傷悼念惟尊甫暮年哭子之悲令子終天永慕之痛九泉有知應不瞑目然尊甫受稟獨厚彊健堅決眉壽無彊而令子賢孝能於大故摧楚之中忍情竭力持家治事以奉

其祖而力學好修發聞於時以繼公欲為之志而泄其未盡之用盖必有日公亦可以瞑目矣觴酒豆肉謹薦几筵而侑之以此文既以告公而且以塞公父子之悲公其享之

祭侍御林沙溪公文

嗚呼惟公德宇之懿甘雨祥風踐履之醇精金良玉襟懐之曠汪汲恬海心事之正白日青天宜保不貲之身介無疆之算求為縉紳之楷範鄉黨之典刑而今已矣

吾徒何所依向凡在同遊與及接後塵者孰不嗟悼嘆息於公之云亡然公得壽已高諸福備有令善終始曾靡遺憾其等雖公為士夫鄉人痛而於公之所享無所可致其不足之恨肯酒在樽芳肴在俎猶庶幾平生侍談共遊之彷彿而公不復來舉此觴筯矣悲慕之情如何能已

祭李筠溪先生文

嗚呼清溝之里峰暎澤滙奇秀誕鍾氣數攸會掛之茱

竹如簀斯奮猗猗青青鳳兮來萃乃鳴乃飛翩翩噦噦

篤生賢碩應時之泰竹坡騫騰蔚為人瑞公乃繼起接

其翔翩肆公之學鈎深探賾孔孟微言羲文奥畫宿師

積疑渙然氷釋虚齋先正教人以易公蚤入門遂忝所

得師承原本大有法式師所著書公廣其刻傳於西人

施及遐側後生講習開蒙發惑肆公之政善斷能聽始

評棘寺讞審衡鏡色詞有稽徵以法令陟為蜀臬風裁

獨正繩奸擿隱節剝穴鑿吏有苛賕解綬逸逝豪有暴

武愯膽改行秉憲持體與御史諍坐此失官既嘯乃詠如公之蘊不究其施人莫不憤公善自怡葆光順和林泉娛熙老而益康介此純禧從以孫子實教書詩桑榆之景宴樂且宜壽豈令終靡有憾遺芳有在俎清酒在危薦此侑文公乎有知

祭外祖叔李筠溪翁先生文

嗚呼公與竹坡公以昆弟相繼登朝海內之人莫不知有晉江李氏之賢而清溝之山川靈異遂爲泉人所談

竹坡公以乞養父母自謝而歸公又以忤臺臣見罷何天生斯人而不使之大有用也憶其稚時公嘗課以童子句對應聲而答公頗以為奇也公歸自西蜀其方游庠序總角丱耳公閱其文嘉許而期之及叨第歸婚屢得見公凡與其語者皆居官應事之大端細目其幸得有聞因嘆公之才宜大用而不用為深恨也竹坡公既棄斯世賴公歸然壽康靈光獨存猶慰瞻侍而今已矣嗚呼悲哉鄉士夫之奠其為文述公政學之盛以侑薦

告而此特叙始終之感以致攀慕之悲云耳公如不亡猶鑒于斯

祭司徒鄒一山公文

歲在乙卯地震之變連山陜數十州縣崩山塞河摧壓以數百萬家民之死者不可為數上震痌省躬思所以救恤其民而脩禋告之望祭於華嶽西河疇咨廷臣曰惟戶部侍郎鄒守愚克稱任使於是公輟司徒之任以往公所為布宣天子憂民德意多方振䕶以還定安集

未死之民而精心恭事以蠲罪祈祐之誠告於名山大川勞瘁備至竟沒於其事盖以死勤之也訃聞上爲悼歎錫之恤典加贈易名恩禮特異遣使護其喪以歸人孰不死如公之死可謂得其所終無憾而有頼矣友人王某抱疾不能往哭謹遣奠於几筵而爲文以告曰自世降才難而士者恵於致用之偏此重彼輕寸長尺短如物之在衡與合十指而度方圜浮白大觥巨罍麤啜見謂不能於幹濟而胥堅吏議抵捂苛文無以追於立

監佐史之譽委蛇襜翔步盈咫而趨引繩可以貫醇學之芳譽使之舍其兩手之端拱而馳騁於荆棘阸陿則息竭力匱而卒仆於蹎顛以宋滕元發蔣堂薛向王韶之兵謀吏事終身不免於口語孫泰山石徂徠顏復焦伯强之儔幸其不試於劇黠而徂徠之小露其所為已亹後而跋前在今日之甚患由昔賢而已然此漢武所以得殺狄山以一障之乘守而田文與吳起論功及夫主少國疑之頃起亦俛焉自失內愳其不足而不敢復

言也惟公稟材之異受氣之全圓規方矩不能困之以周折之難而應事綜物時出於側徑旁蹊要以濟變成務而迈歸於周道雖有出入終不踰乎大閑流清渭之湜湜朗然自映而不以形物而羣汚衆疾并納涵藏辟藪澤與山川柯葉廣蔭疲暍者莫不望陰思芘而亭亭挺立絶蘿蔓之縈援固脩為之備至緊靈瑩之昭宣予嘗謂道世交喪至於今日淪趨愈下之勢何啻建瓴水於高屋而走九折峻坂之九陳前人之成法厄儒者之

高議惟有決此世而逃之不復靡禄爵而嬰事任之權使賢者皆如是以為潔世亦何賴於仁賢陰陽消長之會必有人焉斡回於其間在大易之垂訓尤諄復於人事而不徒諉之於天閉塞莫若否傷害莫若剥而得輿之載疇祉之離當夫窮極築底之際彌見聖心之拳拳苟有意於斯用非公其人而孰能為之先營私之窟宅巧於穴免蔽主之涬汜横於懐山於斯之時而欲誘以狥公之急哀民之癀亡馬匹而涣有邱引彚征之吉俾

若茅拔而茹連持銎鑿以納枘戞戞乎其難入甚撼石而攻堅非夫和平足以調㬹邪曲之論忠信足以消釋猜娟之情勉扶掖於左右復後推而前牽不觸藩而遂退善包亦以俟潰豈悻悻淺識小言詹詹者之所能辦而胡遽奪公而去旃嗟予與公束髮入仕投誼托契積有歲年臨風寓奠賸焉涕漣抒心為詞不覺戔戔厥獨論其大致以明云亡之有繫於邦國而平昔交游之好寧足縷細而縺綣

祭知府郭白峰文

其生於鄉也晚輩行去公先後不相及比叨第得請還家而公以御史直諫譴斥閒居自此始得從士夫之後謁公公辱以長者獎引後進之誼見接其時年雖少已知公為鄉之偉人入仕久之知公為浦江廉能之蹟卓絕一時在臺以風裁名節自矯厲手采動於朝端出按滇南黜貪去殘發伏摘奸威明足以自振其職猶不以萬里之遠忘九重之憂慷慨一疏有古之直者所不能

言非獨令人不能而已既而再起為崑山廣信南寧世道日下而時政亦愈變矣公終不少改舊操以法自繩而亦以此繩人視世之㛰婀脂韋取通顯躋崇要者如無也故竟以齟齬不容公亦浩然謝去矣嗚呼直道正氣天地所賴以立一日不可泯於世公獨躬有之故雖不遠於仕而歸安於家歸然為鄉黨之望者數十年非偶然也吾弟惟中性中與公之仲子為同業友性中又與公之伯子締兒女之盟自是遂為通家公年高德邵

孫子衆多皆才且賢備人生福履之盛鄉黨莫不道之
然公臨化之頃仲子忽以疾逝吾兄弟不能不為公致
憾於斯叔弟係官留都聞公子之訃宜深痛悼同度其
子也故預於玆莫惟公不泯之靈其鑒之

祭易愧虛先生文

嗚呼國崇儒術造士以經辨傳註之同異稽先民之作
程懼雜典之誣惑謹源流之師承患無泛之不篤俾專
一籍而致精緬六籍之宏博莫大易之難明孰沿意而

忘象尚文義之倀倀偉虛齋之先正溯一泒於考亭不沱沿而汜涉直濟岸而先登美及門之多彦獨晚器予先生竭閫奥以相授果墜緒之能繩昌師説以開誘遂襟透而踵仍循途軌而得轍守一家之門庭寧執陋以蒙誚不旁誤而眦訾矜惟所學之専一肆百為之有徵明水方淡而梅鹽可知良玉不琢而虹氣光熒無枝詞與奇行絶智巧於中扃言未出而已信色不厲而内貞鄙吝為之消釋辟飲漿以析酲洞肝腑以昭晰乍底露而

與傾久斟酌於温粹又千頃之涵泓惟中心之不彼詐亦他人之我誠隆天親之至性藐浮雲之外榮掛東門之麗冕遯嘉肥而不憎侍膝下之歡笑老婉戀其孺嬰視朝夕之甘旨暇日及乎桑耕友因心而懇到高堂悅而增齡非一身之服食豐游從之肴烝客不知其常匱澹求忮之不形入微細而周悉表盛德之無稱惟孝敬與廉靖庶彷彿其所名緊所施之不廣因位下而處輕出千百之一二亦遠絕乎凡恒彼東流之寡鮮幸得師

而奮興知本末之所存敏學文而敦行汎浙水而應聘握評文之鏡衡貴本實而賤華爰樹立於風聲古東平之鉅邑賦歛重而滋刑撫煢嫠而有怙漸招散以懐獰不期月而報政底四境於敉寧餘澤及於隣邑曰胡不終於我乎父兄紛京師之浩攘雜五方而混并惜趙張之悍健猶姦宄之不勝比佐刑於京兆民不犯而獄清裁朘削之誅求屢逢怒而不驚固隨職而有効曾何足以語一二於生平嚴俎豆之崇報貌生像之崢嶸厥春

秋與伏臘躬官師而走犀甿溯單父之善政在孔門之才已稱英持今兹以方昔孰倫擬之失憑追維桑之恭止久鄉黨之範型心居德而慄慄容逾老而兢兢不貌慢與言疾擲冬日之暾晶俗彌薄以難挽賴典型於老成胡昊天之不慭遺忽乘雲而上征㫋愚暗年及成童稟命先子負笈趨風謂夏楚之不任豈堅木之能攻遽器奬之踰溢越同輩而見蒙知向道而不力顛垂白而倥侗旣滅質以溺心誤師傅之正宗尚靈爽之照臨誘

遲暮之天衷倘此志其不昧終後死以靡恫

祭洪蓮浦公文

是歲三月封户部郎洪蓮浦翁終于寢其子金華郡守號呼跣踴棄郡人以南奔一郡之人悲不得留其守而恨天之不慭遺一老相與哭于水滸之舟次郡守君稽顙再拜以受郡人之吊乃以五月至家朞辱郡守君之交既哭之於郵館復效昔人隻鷄絮酒遣力走致生芻之意就几筵而奠焉而侑以文曰脩道盡倫絕不以人

情系天性莫如聖賢之論然猶以有父子爲可以無憂也古人之作述固非後世所可妄儗而臆度要以爲有承戴於前後俯仰之際而情事可以不累則關百聖閲千載而無異心耳然聖賢於此猶存其教焉所謂無憂者豈誠泰然居乎其間而無所俻明於經傳之義哉夫誠有爲吾之父子者矣而吾亦爲其父之子與其子之父也前者作之非有述焉作將安付後者述之非有作焉述何所受雖居於其間而受遺履盛固亦無有述作

之事焉不然則祖孫相與為作述而居其間者漫無所事不亦虛人道之一世而三十年之間為缺陷鹵莽之人耶古之所為無憂者亦異乎後世之云矣翁以碧潭公為父而以郡守君為子世俗稱無憂者宜莫若翁所處之盛予獨謂翁所以為碧潭公之子與為郡守君之父固必有善繼而可傳者豈徒逸豫晏侈如世俗耳目所誇詫榮華腆厚之享而以為無憂云乎哉甚不及拜翁然辱以令子之故遣使往來忘年輩之尊而與之為

訊問交際一觴之奠不能躬致託於知生之誼而爲此文翁其鑒之

祭林龍峰先生祀鄉賢文

鄉先生林龍峰公之沒士民上其行事於郡邑大夫郡邑移檄於兩學得其行事如所上不謬遂上於部使者督學使者並下其議祀先生於學宫於是戊子歲七月朔行禮鄉後進河南叅政王某敬從諸公後拜先生之位於郡學之鄉賢祠而爲文以告曰孰是瞻仰穹宇巍

墻曰宣父在其神洋洋侐兹一室實宅其傍仁義禮樂周浹旁皇照臨在上曷敢侑康不詠而嚴凜於刃鉞其嚴伊何論有否臧有異有同有約有詳一匕一俎一豆一觴重於廟烝從享太常儼然在位正席偕嘗有以正業有以文章先生來處在位有光先生之仕蹶而不揚直道行志斯業之昌先生於文好所未遑有物之言匪文自彰惟忠惟信惟德不爽踐之甚邇道阻且長孔門所教世遠將亡幸是素履不倍不忘以侑其側對越昭

明先生妥哉予言無荒

哭愷中弟文

嗟乎痛哉吾待汝以佚吾老以蒞吾終而乃使吾主汝之喪耶吾待汝以校吾集以傳吾書而乃使吾料檢汝之遺文耶吾兒之長者待汝友之幼者待汝敎之而乃使吾育汝之孤嬰耶汝之學問未足以自成而見於朝夕課習之業行誼未得以自充而見於家庭從事之倫材能未可以自效而見於朋友之交歡樂聯合之益謂

天無意於汝耶不宜畀汝之才之志謂天有意於汝耶
不宜速汝之年謂天無造於吾家耶不宜使汝生於吾
母之懷謂天有造於吾家耶不宜使吾母哭汝之死以
汝為有咎耶則汝於事親從兄朋友之交之間無負於
神明不知其所為罪也以汝為有過耶則汝出入起居
男女交接之際有合於繩檢無所歸汝之責也嗟乎汝
之無罪也無所歸汝之責也而遽奪以去是吾之不德
獲譴於天無以見才弟之成且立使其割心摧肝痛苦

而不得即死以重罰之也嗟乎吾不死而速汝之死吾其愧於汝矣汝知吾之未可以死而遽死以傷吾之生汝其爲負於吾乎吾今雖哭汝猶不敢不愛吾生以吾之未可以死也汝知吾之生之有係於世冥冥之中猶欲相吾之存也雖然吾雖欲自愛而汝之摧割於吾者在於肝腑心膂之微恐其銷鑠迸迫薾然之軀而不得以久存也汝其果負於吾哉嗟夫汝之事吾之嚴也使吾朝夕視匕筯於几筵之供汝而有知其尤有不安於

中也兹辰之奠吾使妻妾手治之而使兒子敬進之汝其安然來享以慰予悲也嗚呼痛哉

祭邱集齋夫人文

於惟夫人作配中丞非徒配之㝡敬其刑中丞之功夫人有庸中丞之德夫人是力中丞之節夫人實劼中丞之業夫人攸攝中丞之文夫人與聞中丞孝友夫人左右中丞之志夫人暨之中丞之名夫人成之赫赫中丞人仰其外亹亹偲偲孰知其内斯皆甫士嘗職所畀非

婦人能參其投遺或有相之得一鈌二孰如夫人克備厥懃婦所能者全美具懿譽夫人能槩其眇細中丞之存人詫其盛夫人不矜不侈不競中丞之歿光榮去矣夫人不戚不餒不非持其常度以令初終家法儼然不替有隆慈其二子教克於愛勵以先公必肖無怠雖學未立亦日於邁仲也之顯可翹而待予與中丞結契同朝神志之合不紹而交申以婚好百世永要中丞圮歿為世長慨曾不及家有夫人在下見中丞其色靡悔夫

人今歿瞑不可知留其餘貲為二子詒二子善承其忍忘之吾兒之弱何足云託負公遹擇貽我以作告誠爲奠匪他人若

祭許母邱孺人文

其之友許子天琦門下佳士也乙卯歳應清江張西㚖翰林館賓之聘賫其母邱孺人遣之行既終館上春官丙辰不中第還未至家而孺人以疾卒天琦行至三山聞訃跣足號哭幾絶其既就孺人之夫厚齋翁所為位

弔焉至是乃釃酒封羊為奠而告以文曰維靈淑德宜享遐壽相夫晚娛視子用究胡遽棄去使夫抱疚子業方將而名未就子材且賢天性克孝終天之閔訣不面受殮不扶尸殯不馮匶彼旻伊酷不畀斯佑川逝無回泉昏靡晝嗚嗚烏烏血迸孤咮肝腑摧裂屢絕以仆吾勉令子生不可又上有嚴親俯有孤幼中有問學得之師友圖存爾生大事是歷子如不惰斯言可復以報終天庶有藉手清醅瘠牲匪豐俎豆告以此詞以為奠侑

祭郭生父母文

嘉靖戊午十二月初十日郭母慈肅柯孺人卒其子弘業君與其二昆殮殯以禮已而二十七日尊甫一林翁亦卒不越兩旬之間連有大故嗚呼哀哉某與弘業君最雅誼當走弔而煢然在疚不能捐几筵以相赴謹具清酒辦香束帛屬弘業之甥鄭望岳代致於靈几而告之以文曰嗚呼一林翁之隱德慈肅氏之聖善媲德偕老循理樂生優游殆八十年以正考終無惡斁於鄉黨無

誅責於鬼神生既齊年死亦並月人命有極天年奄盡雖為子之所痛而在人有不能免其不為翁與孺人悼之也惟翁義方之教而孺人相以丸膽之勤使弘業君親師取友績學攻文既以拔出倫輩升名俊造尚以未登大對咫尺天路謂天命可俟而遽有今日父母誨子之心人子顯親之願幽明之間遂謂永憾此其所為翁與孺人恨且重為弘業君悲者也一樽之酹弗躬弗親告詞不文聊見通家惇實之情庶其鑒哉

祭丘室洪孺人文

維靈生於望族歸於名門所事伊何省菴之尊嚴而有法難得其訢舅曰婦賢靡間其言所儀伊何維吳亭君其家之起如涌如騫夫曰能然内有妻存吳亭於家匪直也勤克順克孝敬共二昆曁其睦任具有彌綸爲家令子於鄉有聞維其相之其力孔殷云何不淑去如川奔予厚吳亭欲慰何論爰此作文以侑酹樽

祭蔡母楊太孺人文

是歲安平寇警蔡北塢次塢兄弟奉其母慈嚴楊太孺人至郡城寓於陳氏之館閲三月而太孺人以疾終於是年八十四矣其等於太孺人表姪孫行也北塢次塢異姓世父也走哭於寓館二君哀不自勝泣涕交頤如孺之慕哺毋者蓋痛其終非家寢云其謂古有寓禮徙而之他境今由鄉入邑一舍而近問醫擇藥食飲言甘畢得所求歲制日制之具宿治而致美斯寢也已其又何憾玆以八月之朔率弟姪封壯釃酒致一酧之忱於

太孺人之几筵而詞以告曰嗚呼維孺人事木齋公植家厚生有鵲巢之功約用索出有葛覃之儉肅祀躬事有采蘩之敬執勞無猥有卷耳之勤斂已逮媵有樛木之惠育子均愛有鳲鳩之一揆其儀德不愧卿大夫之母兆塢君宜顯仕而困於一經梅嶼君仕矣顧滯於下僚故珈副之飾茀翟之章未能及其母然有待也況諸孫繼起猶未艾也孺人雖不及身享之沒者有知尚與木齋公歆華寵於九原哉薦俎樽酒維以告誠

祭丘母黃氏文

是歲九月二十五日丘母慈懿孺人之喪其子維楝以訃吾太宜人為之涕出蓋孺人之婦吾太宜人女也孺人之存與吾太宜人以婚姻二母相問聘勞接甚歡情愛尤篤其來訃吾太宜人既涕出特悲而遣甚與兄弟輩相繼往視殯且哭焉越十一月之望孺人之喪浹五十日矣吾太宜人悲之不置乃具碩牲清酒而自為飲食之物以命甚曰汝其往奠以塞吾悲且以明吾之愛

其女而於其姑篤也某奉命就其子維棟几筵之位而奠焉而侑之以文曰古者男女各有位敘吉凶之問不相及也則不相為禮然孺人吾妹之姑而於吾母又篤也鄉肉在豆清酒在杯吾母所治也某敢不奉而薦諸且吾妹哭之在房令子維棟哭而告之在旁孺人其來舉一匕勺以副吾母之意也非某之敢薦也

祭建安楊母謝太孺人文

於乎建安之楊之姓著於天下非一日矣自文敏公歷

相三朝相業為當代第一不獨其施於天下者盛也其家法尤為天下所宗故楊氏稱著姓非徒以富貴有名而已太孺人歸於上虞公乃故相之嫡後家法儼然如一日太孺人能守其法閫儀闈則完懿備善傳誦為一姓女範自始逮終六十餘年為婦為妻為母兼三者之責咸有其道婦順而敬妻佐而弼母慈而教全懿善以介景福人生之嘉事畢集於躬勞之而見其成致之而久於享合天人之理而和同之雖曰内美蓋亦斯世之

所難也吾弟道原與令子華山先生有道誼問學之契遂申以婚姻以益締兄弟之好寔奉太孺人之命以敦斯盟也其因吾弟得聞太孺人令徳未由登堂展拜講子弟之儀心固以為華山先生祝其眉壽於無疆教其子以臣道為名卿大夫於一時而太孺人遽以考終未及見其子之仕也豈非萬分有一之憾哉華山奉母教稔矣他日終當以功業顯光潛賁幽為太孺人慰盖終未嘗有憾也孫曾振振之彦將與華山相繼榮顯永故

相之澤於不替而莫非太孺人遺祉錫羡之無已也於乎盛矣其卧病山扃從吾弟家問中得太孺人之訃竊用驚悼緘帛寓奠媿不能躬致几筵而侑之以此文靈其鑒諸

祭史母太安人慈肅吳氏文

嗚呼婦德不稱於梱外而積累勤之久則或為族戚之所嘆譽或為隣黨之所傳説而徽懿令善章著不可掩及其閱日之多行年之邁則歎譽者以為事蹟傳説者

以為式範可與有四方之事者均其有聞如太安人之善事舅姑克相夫子和娣姒以禮接姻婭以媚拊卑幼有愛馭臧獲有法形為歎譽傳説見稱於人非一善矣至其慈不弛教督二子以詩書之業德義之方竟見其成而方享其榮尤以母道有稱二子異日問學風節將為眉山之蘇清江之劉功業名位將為許昌之韓滎陽之吕皆未可量太安人之教將彌久而益有聞所可憾者方享子榮而遽以天年終然長子宜之拜官之便省

覲於家稱觴之慶甫伸視藥之勞加謹而含襲殮殯之
重乃躬乃親必誠必信使其弟節之亦可以追於繫官
承訃不及終訣之恨豈非德善所積無責於冥冥故顯
以自報太安人毋子之間而昭白其賢孝之實耶其等
忝在縉紳禮有會奠特撰此詞以侑酹罇

祭新興尹莊玉泉文

嗚呼玉泉温恭之度忠信之資謹身飭行靜黙自持擇
地而蹈周折矩規爲義甚勇好德如飴友于至性和若

墳籠敦睦族姻處厚安卑喧呶逆耳不激不隨早歲明
經文聲四馳苦心刻志靡怠昏曦旁窺百氏寤寐窔姬
敏脩趨詣邁越倫夷沖飛鴻翮宜漸於逵數奇屢躓矯
翅而垂黌宮選士以君應之抑情就列委命俟時晚從
一官匪才之宜孰隆其與而嗇其施始佐永嘉愷悌惠
慈以儒飭吏政肅事治民曰父母士以為師晉尹新興
夙志不移禁奸止暴罔敢恣睢調柔和良厥民實裨信
已獨行不求人知竟以此黜柄者行私人咸惋歎君獨

自怡謂彼譜人造物其尸行使止尼昌辨成虧禍祥十畆論文談詩手不廢卷篝燈夜披君素多疾羸然蚤衰不即嗜好薄味淡滋形蕭神王謂當耄期詎意大命竟止於斯室有内友善視家兒有德之後既篤其遺如彼蔗蓌報以豐茨發祥鍾美孰測其涯君其瞑矣慰此哀詞

祭曾祖叔母伍孺人文

孺人享年將百歲子孫曾滿前皆賢且才為春官選士

學官弟子彬彬然文華堂靚室美衣甘食之奉晚而益豐人生之福備矣此族黨姻戚所共嘆以為盛者也而孺人之福有尤盛者二子相惇以友悌如一人之身左右手足合為一體塤箎和聲奏於一門廚不殊爨篋無異衣化訓諸孫遵行其教皆如一體而分孝友敦睦之美為一鄉之望孺人所以處靚室而安服美衣而溫嘗甘食而旨怡然於頹齡無一皺眉蹙頞之戚干於胷中其福之所享超乎外物而重在於天性人彞之間此其

所為尤盛也委化而去含笑入地真可謂無憾矣其等以甲幼從主人之後哭於几筵不能不哀而撰為此文以侑奠觴不敢為孺人悲而且以為主人慰云

祭同年蔡西坡文

嗚呼君仕宰百里未為不達年踰六十未為不壽有子與孫能讀其家書人生如此亦可以無大憾而予獨為君有憾者君虛齋先生之子也先生之書四方之士共讀之則先生之子四方之士宜共愛之而先生之事有

待於其子者亦宜與先生之子共為之然君之弟思毅君以英才登第入仕方淺未有大過當事者遽不能容使其早廢以死君偶不得志於一第受命宰邑亦可以保護憫惜使之漸發聞於時少顯先生之後而當事者復不能容之遽以罷歸何世之待君者狹而所以厚先生之後者太無意也君既不得志歸家益疏於事與世自絕而先生之事有所待於後人者君力不能自為而人亦無復與君共為者尤可悲也先生之廬燬於火而

不能葺墓疑於水而不能決其徙與否而丁夫人之殯以卜域之故久而未厝先生之像託於環堵之間而尸祝之祠不嚴此皆君之所欲為而不能無待於共為者而君遽殁矣其存如是其没也又尚可冀乎是予所為君有憾者也予生也晚亦嘗讀先生之書又辱與君兄弟為同年抱慚無以自釋徒托於此文以為君悲然君之子孫必有顯者其猶能畢君之志而予之文有可以告人者當有讀先生之書者與君之孫子共為之君亦

無憾其不得自為也歟嗚呼悲哉觴酒俎牲非足以薦
尚饗

遵巖集卷十九

遵巖集卷二十

明 王愼中 撰

雜著

哀新寧文

吁嗟乎莽沓迴亙峭崖千里陰風振壑黮霧擁坻亂崖峭寂浩潦何渼憏繚戾兮摧石未平爐草猶靡鳥驚下而還飛獸狂顧而不止凄風曀其敝天朝暾矇兮無際

僕夫怳以告予云新寧之舊壘爾其攢壁嵣嵑峻嶺岝峉谷隱林亘列峒晝黑交壤猺獠接路獞貉險控新恩潛襟梧桂瀬湍洄溪於馬滎滙虎豹之所窟穴獵猴之所蹻跐乃有逋主愍夫逃遁王誅據害乘危儌竊傾狙斬木搴柵夷石鞏邪矯靈竄命肆其毒痡朘人脂血剔人肢膚於是轅門戒變分閫稱師大將憑怒元戎致期直天狼而比戈拂攙搶而建旗則有邑卒儂兵材官募手勢壯虹霓聲搖海岫組練江明輜軿雲凑騎躪蹀而

龍驤茄嘹亮以兕吼截水合圍羅山離陣懸賞先登誓僇後進帥爭取弧之庸士賈投石之慬將計馘而叙勞懼俘剸之弗屢遷徒奮鏑觸形投刃委骨成邱流血為浸腐胔野腥祟尸蜂隱鯨鯢遯兮鰭魦危狻犴藏兮貌猖悲微命哀兮誰別扶天綱兮裂地維信事危而器凶胡玉石之云持吁嗟哀哉兮生為屢艮死為國凶賊也可避兵兮孰容耒耜棄兮身首離弋綱廢兮肌體戕舉腰膂兮齊斧束腕約兮檻車魂結究兮日薄氣搆憤兮

雲長鬼鳴鳴兮夜嘯慟妻寡兮子孤吾聞夫姒禹宅岳
矢謨敷德干羽舞階有苗來格方叔元老新田興師厥
猶克壯荆醜于威亦有良吏易劍市犢弛捕伐渠以靖
方國赫赫張侯一言降嬰應捷風偃附靡角崩顯允虞
公寇殲于縫境屏凶孽以奏膚功德文罔逮武略弗張
衆不見收棄良于殃中林求馬河上抽矛軍行盱眀命
賤勲豪萬夫旋凱四野悽號呰帳所臨夭棘繁蒿陰陽
遘戾天乎高高於是壯夫慷慨游子惋傷瞻涇紆軫撫

陴綴褁嗟宇宙兮寥廓嘆時命之所當淚瑟瑟而縻綆
憑愁氛而託章

江午坡先生哀辭

午坡先生江姓名以達字于順信州貴溪人也先生年
四十九歲而終將以稱於修短之間猶未離乎夭也而
得專先生之稱其文學風節高一世不係乎齒也先生
以刑部郎主閩省戊子試事士之受知而選者以為先
生也以僉事督學于閩士之游於庠業於塾者皆以為

先生矣復以副使督學於楚而楚之士皆以為先生矣
江氏故貴溪仕族代有聞人父斗峰公與諸父昆弟並
以才學為貴仕先生内得諸其家出則盡友四方之賢
豪視碌碌者千萬輩如無也慧敏既絶人逺甚尤自振
厲焯發不欲與流俗伍一時譽者雖盛要以才名相目
先生雅不自喜益務矜重以簡倨自持而亦以繩人不
為權力者屈當諭訛交煽易疑且奪之際尤能操飭不
變其始人未遽信也久之駭者定惑者解謗者隨以譽

而先生之名亦成矣先生最慕李獻吉之為人其詩文
獨宗之其豪毅敢決臨以威武刑禍而益峻大略相類
而先生無獻吉之病也獻吉督學江西忤宸庶人被其
構陷力起大獄為出廷臣以涖獄事卒以失官而不悔
先生亦忤楚藩至誣以大不敬逮繫詔獄瀕於不測而
後得放還田里豈其所為有以近禍者然宸庶人以逆
謀覆而楚藩亦以內行不道見殺於其子禮義法度之
君子宜不為叛逆戮亂之夫所容先生之所處果為有

以異於流俗其所以得禍亦足以警習偷㳺羣懦而不為無補於世也惜其年不永其學未究其志未行而遽亡矣嗚呼是可悼也夫詞曰先生嘗為予評李空同先生之文以為近世絶出謂其人已死闕

為詩哭之其末云乾坤雙病眼終日闕

一代文人之不幸其推慕之至而亦其悼歎之深也予哀先生不能復為言惟以先生哭空同者為先生哭今日照臨鄉溪之間固亦當時汴水之上之靈爽耶憂思

之歌痛於涕泣世之哀先生者其有哀於此也夫其無

哀於此也夫

存悼篇

亡室恭人淑敬陳氏將葬欲自為志悼甚不能撰次也

念恭人平生最敬吾弟道原君之賢而知恭人之修於

内者莫若吾弟詳吾平生宦游取友於海内為不少然

彼此室人款倄之間相及者亦不數人於數人之中吾

所最敬惟毘陵唐荊川太史故屬道原為狀將以乞太

史銘而曰月有期吾弟之文不可卒致第書恭人所出系世生卒歲月受恩命數男女嫁聘之實與壙兆負向阡原名號授兒同康刻石納壙中情事忽忽如有所忘相友二十二年之間形音情性忽若在前方其若在忽已相失靜神寧思欲寫一二悼復奪之真如忘矣吾嘗謂恭人平生有不可曉者早起宴寢兢兢不惰而未嘗勤事非弊淡苦近於鄙嗇而不曉營財對人面冷無美好口語而不能矜重遇下嫗煦易見情欵而非掠恩施見

女紅麗巧窮力模效不能不止而未嘗以自飾被服有
客在堂輒撰具恐不及若奉長者而實不知為誰不多
識字而好攤書吟諷不善飲啖而好精治酒食無甚疾
病而每親藥餌不尚禱祠而屢誦佛語談諧尤短而多
記里諺舊隱猜防絶跡而喜知小言細故又有可恨者
居常自言入室為婦便出門從宦事舅姑之日少吾罷
宦來歸輒與吾服舅之衰惟得盡力於太宜人之養耳
今乃使姑哭之其母殁淺殯久日夜不忘安厝之歸方

與其父謀比父歿其兄弟治塋而自嬰劇疾臥牀徒淚

吾有二子意頗少之知自難育與妾再育也而臨逝數

日顧聞妾舉女吾撫幼弟愷中與長子同教之每謂吾

必使二子皆才而同康之才遠出叔下貴為命朝列大

夫之妻男聘女嫁受女子之子之呼宜有大母夫人尊

隆之道而壓於吾為子毋約自將終身未離女婦之節

每月朔旦三七日茹蔬為吾禳疾而未見予疾之減一

生謹節飲食專防殤瘂之災而以足疽之毒斃小有不

康攻治𤓰𤓰無所護忌而患疽在體顧護灼忌砭以是
不療吾於恭人有可追嘆者平日嬉閑不少而觀書覓
句之須屢有相問便屏不答恐落吾事不惜與人衍談
謾語而一入室中悄然閉口不省手胠囊篋而非時有
索須臾必得先代諱辰尊長誕日自不能記專倚內人
相報而常譙不蚤不問生事而倉卒有營常苛責辦好
名客而不先戒期往往匆迫出使行部曠歲閱月書問
不絕於常所游處而未嘗一言寄內無時不與客食而

一歲之中對案執箸無幾日喜近書冊而居止靡恒臨飡每忘內人非吾食已未敢食常愸然思飢好接人及以夜聚談出入來往無期門不得閉減獲困踣僵卧而妄誚扃鑰不謹訶責不嚴又有終負愧者譏吾好與人遊廢事而今來往加廣憂吾以多思致疾而叏人文請日多恠吾聚徒召謗而戶外之屨彌進咎吾夜深作書損目而秉燭事筆研益酷戒吾易恚動氣而遇事猶發未能自制勉吾靜寢安身而反增納側室勸吾强近酒肉

以輔充元氣而減損口味甚於勸時賛吾督課兒子勿吝箠撻而今漸事姑息又有可悔者恭人生前不喜華飾而以盛服加稱襚斂特閔宰殺而刲牲為奠具太侈本不信異教而用兒女子之言飯僧為佛事以圖冥薦素習簡静而多致有司監司賢士大夫臨奠居常談塋法宜高大其壙使後人得啓視撫哭為慰而自以意作法錮以膠漆壙不容㣲罅况得復入視乎知其願在同穴而兩地穿壙百年之後當永永相望嗚呼悲夫杖淚

投筆止於此矣非言止此筆不忍復泚矣恭人之恨終長矣追歎何及與永悔矣惟所負愧未有時弭矣納石幽宮遂别吾友矣牘亂無次非志非誄名其篇曰存悼以示兒女子云爾矣

純節善道列女吳氏諡議

純節善道吳氏者刑部主事何君琚之繼室也何君為主事已滿考以録辟使江南未及上其考故吳氏未請命於司封然於典已得封為安人矣不舉其封而稱以

謚重其德也吳氏已嫁克盡妻道又以烈死而云列女者古人傳列女者以其德性才識儀則心術修教合道可以傳述載紀垂諸後世為家人法而謂之曰列如令甲所著婦人得在旌典曰烈曰貞烈則以義殉死貞則守節終身以二者婦人所難而有益於世道故得旌焉而不必其人之平生心跡能修教合道何如也列之於烈貞固大有別矣然傳之所載非處室不字者而總以女目之何也女子之於人倫所處異位而殊名故於

夫為妻於舅姑為婦於子為母於兄為妹於弟為姊於姪為姑其名不同惟修教合道之女則隨所處之位無不能盡其倫故不得以其位舉之而謂之女蓋與男子對舉之稱猶云天地陰陽剛柔內外大凡之名也故惟列女之所處為能備隂教全柔道正內之位而立天地之大義而可列於後世非止一行一節之長而已吳氏稟資英悟而開以講習之學賦質挺特而濟以涵養之功自其處室治家隱微幽獨不得見之地彌入於教委

曲纎細人不致詳之事亦循乎道人所不得見者其夫知之人所不致詳者夫有不知而惟其臧獲知之其見知於夫者則或談說於朋友之間而學士大夫之所得聞其臧獲知之者則學士大夫有不得聞而閭巷凡人媪婦傭叟之所能言約其平生之實則於德性才識儀則心術四者卓然峻潔粹乎完備雖古列女無以加也故誦詩閱史鑑古訂今能斷往事而揆世變其談辨詞采與何君往復論議裁正有互為得失是才識之優也

而斂飭莊一嫌以文華自炫儆戒諄切靡朝伊夕室暗
突奧曾無惰容不以褻宴之氣干於動静雖以輔攝何
君之疾其摯而有别出於自然德性可謂正矣甘貧樂
澹好引古人狷苦髙潔行以壯何君所守故居官僅足
自給殆至無以為殮絶無咨歎不安之感自累其趣何
心術之偉也而黽勉有無勤身畜生佐何君賔祭未嘗
陋褊𠞰情非惡廢禮督厲臧獲無使浮食而拊視恩䘏
猶以亦人之子畜之疾遽詬譴不作於言色是其儀則

之閑也今者不愛一死從何君地下昭然揭日月以自著行路之人所共嗟慕至其處死之從容非知德者不能言也几筵之奠亨孰饋酳一觴一匕竭舉案之敬如平日哭泣擗踊傷而不過悉其遺篋書冊衣履與夫儉瑣之物推何君之意尊卑少長為獻與給曲中厚薄之宜治塋未贍之力銘幽不朽之託再拜使者屬其夫友雖知死者所欲亦由靈襟慧識所自及也勉夫之妾使勿去為之處其可以居松楸勿剪之謀烝甞可繼之計

量力之所及為之測經費存危誠誨諭夫兄之子異其有立責以有子續夫之嗣詞旨酸楚情誼懇篤見於哭奠之章付授之囑一言一話聽者莫不動心而一二嚚嫗昏童不可理諭宜在以義斥絶念非夫之所忍含容顧待俟其自媿自製殮具曰此既不宜以累夫之朋友亦不可以憂吾父兄也自處其死日時前期之夕取舊所覯書及與夫往返之札秉燭讀之達旦而罷沐浴被服徧拜尊者而命卑者拜之能使父兄不以為哀婢僕不

以為誄皎日正寢十目所視烱然長逝合於成仁取義之要由順正以行果確豈所謂慷慨憤激伸不忘喪元之志而蹈自經之小諒者哉予故僣謚為純節善道列女而著其議如此某既僣定此謚將以質之蔡可泉而值何小洛與蔡君皆在皆以予謚為不僣於是往告之郭白峰黃東石易愧虛先生斯吾鄉之耆望也亦如何蔡二君之所可於是不及遍告諸鄉先生輙題其銘旌予猶不敢自書而以勤李介石翁之筆翁年將百歲矣

喜而書焉顧弔拜者相屬日日益多讀其旌則欲聞其義不能一一告也故著議以代告觀者當不與前四五君子者異意又得無致惜於吳不得寤寐英皇任姒於千古之上享和平之福而徒以死自善與共姜伯姬杞殖之妻者比也嗚呼悲夫

李竹坡先生請祀鄉賢呈文

伏以先輩乃後生之所瞻非名德無以勵民俗大學乃公論之所出惟大同可以見人心茍衆情之未允豈私

好之能干若羣議之共推宜采風之樂取謹協同志特
颺僉言竊見已故鄉先生尚寶司少卿李公源天與孝
資夙成至性早脫躧於爭名之路專奉庭闈晚懸輿於
得謝之門永瞻松梓生竭晨昏之懽沒謹禫祥之禮愛
身以敬無樂春之所憂愉色爲悅有卜夏之所難惟百
行之有本厥衆美之咸敦明取與之大節不見匭包愼
耳目之細娛終遠絲竹世方競侈而獨勵清修俗尚飭
威而專明退讓室無衣帛之妾家惟應門之僮郡邑承

風禮勤於下榻而語不謀私藩臺仰止情表於式閭而議不及政攀望令色士有登龍之榮而不為矜峻接引靡怠乞假話言人有贈衮之貴而不為譏彈誨誘開誠朝衣以坐塗炭足喻守身之嚴而平心率物有前賢之雅植杖而荷蕢篠可擬忘世之泰而愛君憂國有古人之忠至於左圖右史蕭然一室之間晝誦夜思慨然千載之上寒士有難於苦刻書生尚媿其專攻肆筆為文傳者因之紙貴隨材發論聽者渙然冰融昔董子下帷

猶居未遇之日孫公閉戶正及方盛之年未有處顯而業加修踐老而學益篤為之有得故無外物之可移好不在他用能終身而不倦若夫入仕之蹟雖以不久而所用未宏然其履官之方亦且有徵而因事可紀督賦嶺南秉禮却兼金之餽視馬畿內據法戢權璫之橫轉十萬之餉於遼陽果邁先期而三軍有哺監寄留之儲於東郡大袪宿蠹而千艘無淹固小試之所施亦大略之可見使其幡然改心肆矣陳力崇階固偉望之所宜茂

業必令德之攸出制作金石可被郊廟修飾圭璋足儀朝着而堅於不事浩然獨樂羣公臨門而勸駕莫回貢趾之懷臺史交剡以薦聞徒高于逵之跡選部初起尚實継遷循墻而俯看拜命之益恭踰垣而逃竟遺榮以若棄堯舜而有巢由於兹見之曾閔不為宰季卓乎難哉即其高尚之一端已足厲俗况於平生之具美尤宜表民掇其制行之巨凡蓋孝廉之獨盛揆其立身之大致實德學之並隆宮墻有侑食之典其舍斯人贊序有

旌淑之文厥在吾黨留意世風久共沐賢大夫之政埀訪輿論庶無疑諸士子之言

顧新山先生請祀鄉賢呈文

伏見故戶部侍郎顧公一代名賢千齡間氣修為勤恪操履醇完斷意浮華講明常存乎世用專力本實行業每貫於民彝積庸累功致官位之隆而無速化之術息交杜請來譽聞之集而無名勝之慚禮文飭周其所嚴者尤在祭祀喪紀之節嗜欲輕淺其所謹者尤在男女

飲食之恒[闕]子之所既忘而出於至誠無好異偶忽之[闕]齋而室絶祼侍有前人之所未蹈而安若[闕]無勉為矯制之難以進退為居世之大閑於退常勇而於進常怯以義利為立身之岐路見利若染而見義若貪由其無邪之思澹乎方寸故有可見之蹟施於百為節用愛人兩宰畿縣而既去見懷碑碣特瞻於行道慎刑簡賦一守和州而所為有考俎豆已躋於宮墻晉秩郎官久司武庫司馬深資

乎碩畫揆啚邦政常兼他署之謨猷中貴側目於堅持洗刷弊源預銷反門之覬伺方遭正德顛綱之始獨為當時執法之尤楚岳往㕘民功克叙燭乾沒朘削之蠹穴盡駭身探計縮伸盈絀之費經有同口授宸濠之變荆土以騷督饋餫於蘄黄仍以軍旅之事恊籌算於池皖不徒疆場之防艱大初遺靡色辭之憚險妥平卒濟絕心口之恃勞惟松茂之崇屏乃維州之故域砦硼伊阻羌落不賓綏輯與震耀並行夷皆効順持摩將訓齊

偕作士始知方至首方岳於江西及正僕臣於留寺皆以望資之重不踰歲月之淹而練識之所察稽得數郡隱逋之財以𢓜大沴清心之所節省裁積年游宴之費以裨小蠲爰拜奉常遂貳戸部抱深憂於根本之地而以忠藎倡列卿振古誼於形勢之途而以純慤勵諸署審於國計固其餘長未膺典選之要津而舉朝滌心化毛公之儉非據持衡之台㡳而豪貴斂袵畏楊綰之清凡此敷陳具昭睹記猶彰施於政務或有可能厥討論

其衷藏益知弗及謙謙自牧不萌先人之機慥慥内敦實絶炫已之偽蓋古人之高致與君子之用心流行於撫世酬俗之中畜積乎趨時辦事之表若愚之貌繄盛德之形容無他之技信个臣之襟量宜位百工之上或統六官之尊而守甘於不狥節勵乎難進一辭而退累薦莫援既貴而貧鼎臣有同於帝布益勤在老小物不懈於耄期風降頽江河之趨一身以挽情偽譬秦越之背衆志咸孚息彼此之争以懿言代鈇鉞諭長少於善

以和色當醴醪為不義者舉忌公知而因以自止殆不可數見不獲者輙若已責而未能使平則不敢安故常發慮以佐當路平寇之謀盡言以開有司賑饑之策憂勤何嘗於任職憔悴幾至於傷生惟知憫窮卹隱之切身坐忘勞力費財之在我蓋自少迄老孳孳為善而無一日之或偷由外及中惓惓好修而無一言之不顧昔王文正之澹而晚有溺色之昏寇忠愍之剛而生有使酒之病曾魯公之敏達而以末暮不立貽議趙伯叔之

敦龎而以臨治無能見少欲求全美信為難逢惟公始終克免瑕玷人之無祿天不憖遺庶士大夫遽亾典則比閭庠序均繄嗟思顧平頌之孔明悼儀型之將遠王廷有易名之典非迂賤之宜聞賁宮有侑食之文乃僉同之所請如蒙博訪輿情參稽故實列上於朝以極榮哀之錫寵崇祭於社以副景仰之恂忱非但禮制為之有光其於世風實非小補

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為書有自亂其法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証而反以自病者亦多矣釋鞏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釋龍而釋占釋蓍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指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巳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錄禮文全篇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議釋雲漢其說尤迂緩謂之詩箋義可

也苹之為藾蕭知其為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耶白華之為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巳明也蒲蘆之為野蜂則不當為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羜既成曰羊則羔與羜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為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椔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

乃有釋豱豕豬之通名豶其牝豝其牡豵之去勢曰豚而其壯者豭今乃釋豕與豚不為明也豝豵豜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為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為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為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豵二歲豝三歲特四歲豣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為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豝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為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

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録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再書埤雅後

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為書序其義與深以為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為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

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蓋文公於學才藝既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說而以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為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寜間亦以此為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故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為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示劉生應昌

凡人有所感而嘆未嘗不喟惟顔子一喟非夫人之所為喟也弟子有所聽於師而應未嘗不唯惟曾子一唯非弟子之所謂唯也此豈在聲氣之動言語之竅之間哉非有曾子之唯孰知顔子之喟非有顔子之喟何以得曾子之唯哉講之於詞義信不免守株刻舟之敝想之於意象將不為捕風捉影之虛乎疾雷破山不及掩耳失路忽反恍若有獲學者試以是觀之劉生應昌奉

軸以請於予乞書為大學旨因舉數語以示之以發其端劉生思之有得可以見告如其未得當復來問也

示王生國振

仁者人也軀殼形骸不名血肉純然天地之心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生理不自夭閼不自滯礙浩然流行目視自明耳聽自聰言自作乂貌自作肅是一人之身即千萬人之身是謂不獲其身是謂克己若粘滯形骸執自軀殼則有其身有其身則於人為對使有彼已既

認爲已生理便不流行終日視聽言動皆不中節故不曰仁者身也而曰仁者人也以此身公之於人乃名爲人故謂之仁見爲我身即名曰已而不仁矣只是此身只是此視聽言動自我作用而不可自我起意故曰人也又曰取人以身曰克已又曰爲人由已嗚呼知仁之非身又知取人以身知克已爲仁又知爲仁由已可與語仁矣

題張月洲像贊

草澤而有廟廊之情常布而有鐘鼎之氣目瑩然以澄神足謖然若將跂有時眉顰頟蹙似殷憂深念而愁思不在乎膚體有時袪掀袂舉若翃揚色喜而矜泰非關乎苑藝不知者以謂老驥縶櫪不忘乎千里之志其知者以為鳳凰翔於千仞猶未得覧輝可下之時耶

陳沆潮小像賛

視不下帯步不踰咫我巾方履士其業而儒其衣者我不能殊乎人而載德蹈禮稱其服而文其容者彼不得

以預乎此其取舍好惡不隨俗之是非而求諸古人之同異憂思愉樂不主巳之通塞而存乎造化之泰否蓋居今時而有尚友千載之心處一室而有經綸四海之志非予之知君亦孰能睹眉目而知心鑒神情於色理

題寄劉白川詩卷後

七言四句樂府最盛於唐予所尤愛者王昌齡王建張籍劉禹錫數家時效其意輙有所作始謂似之頗用自喜時運而往詩藏篋中偶取諷之乃知與前數家大不

相及欲毀去以其亦有可喜者不自忍欲復作以似之而好事不及少時故聊存之而同志或欲取觀亦不為隱今書數首以寄白川劉先生白川俊才博學方横行於制作之囿視此何有而子猶謬謂有可喜者信可愧也

題寄盛子木詩卷後

中歲為詩極慕王韋然不近也顧其澹泊幽閑之意可以自諷而不可與高才麗藻之士同其好吾子木材志方盛詞采溢發如川至泉湧烏能與予共此好耶卷紙

粗惡書復不工尤可醜也

請閒寂上人來泉結夏疏

據砌磨磚何由作鏡臨槽碓米只為待篩長連床上帶刀須點檢鼻頭眉下香積厨中洗鉢莫孤負一粒半顆頓爾發心方資接引瞥然貶眼正好承當恭惟芝山南院閒寂首座得來峭俊用處縱横立雪發少室之機無臂可斷指播悟曹溪之句非風自翻兩隻草鞋何處不逢山水一條榔栗有緣便下鉗鎚伏請遠降雲蹤大施

雨法龍象蹴踏荆棘成蘭桂之場旃檀薰修酸醨化醍醐之味但看木上座提倡諸方不負陸大夫賛揚此事

偈頌

半嶺開堂結夏為具諸齋供因取十物各為之頌

米頌

空鍋熾火難成飯有米無薪枉覔糜水火米三者和合厨人辛苦竈前炊大桶盛來分小杓有人對飯却稱饑

錢頌

輪郭中邉團轉隂陽面背分明嗔者目曰銅臭愛則呼之孔兄我佛門中無彼此一索齊穿撒手行道次半文曾不少説餘萬貫亦非贏

菜頌

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楺向油鐺一爛爛更添鹽酢太多端看取舌尖能到鼻自分甜辣與醎酸

席頌

馬祖升堂百丈却卷此是古人死案休再挨眉傍眼一條攤向繩床上正好高眠雙足展

香頌

禮足百懺悔合掌十弘願心念普皈依永誓不退轉各求大解脫粘縛一時遣憑兹一捻香稽首瞿曇面心香相繼續立地觀音現

花頌

釋迦座上微笑猶是心迷顛倒優鉢羅花火裏開開在

千年堆糞掃

燭頌

膏火相傳談幽室光四達燃是噴開花灺處倏見跛試問室中人光從何方發初燃答云光現灺後更言光滅大家白日瞑坐只道盲人眼瞎

草履頌

汝脚何似驢脚也用人間雙屩一任水泥拖帶步步何曾踏著

扇頌

十枝八枝削竹堺一片兩片合紙裹本然握扇引凉風引得風來添作火自心清凉滅煩熱立月端向爐邊坐

笤箒頌

微塵合盡大千界折界各各成微塵畐塞虛塵總是鐵箒掃穿無淨因一朝欛柄真入手界塵瞥眼何曾有此是半嶺常住箒

諸善知識開堂于半嶺會澄坐普衆之外勤誦

經典為作此頌

燒香頌

認取鼻識香不在鼻認取意識香不知意作虛空取虛空無氣何如劓却鼻頭聞與不聞無二釋迦賺却阿難阿難枉垂悲淚

誦經頌

會念經人滿口讚佛不會念經人滿口謗佛是會念經人一字不記不是會念經人以腹為笥是不是會不會

且置且道經中是有字無字

反慨遇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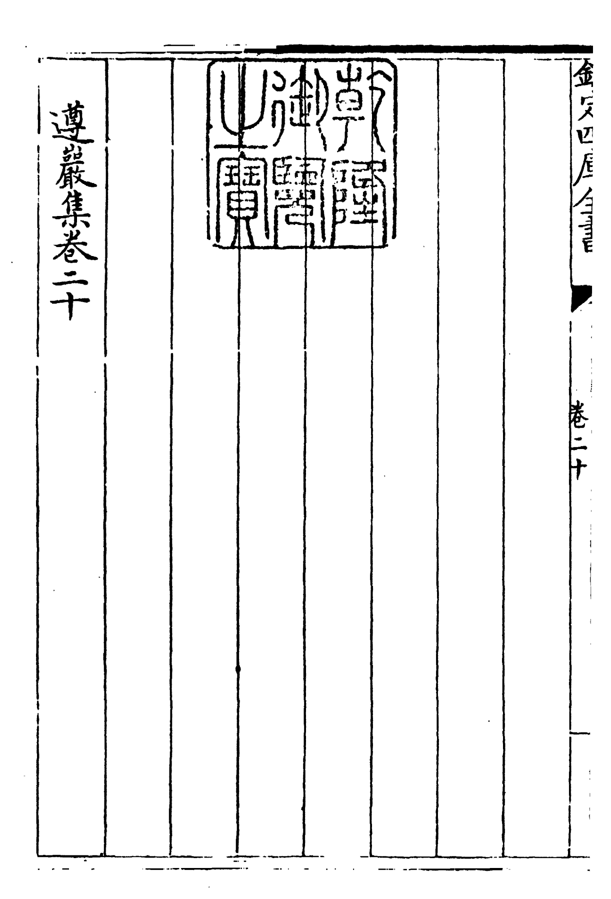
反慨遇賦者為中丞胡可泉公作也中丞建節豫州實受上簡移濟上之節以來士之受知公者皆以為將遇于上矣未幾火焚其臺用是失位吳郡皇甫子安作慨遇賦以寄意焉蓋反覆於公之將遇而復厄以為非人之所為其詞有曰諒匪人而實天兮倏離合之無端夫才高招尤名盛叢姤自昔而然況如公之卓卓者

哉予獨咎公之以材名自災而無所怨於天也作茲賦以反之

驟百里之修路兮厥車攻而馬良節鳴和以應鸞兮柔六轡之服襄眡阸陿而弗即兮闢二軌於康莊行九十其猶半兮忽摧轅而臭載伊行路之心惻兮壹憤懣其永慨慨長號而大聲兮籲蓋高而委罪余覧詞而美之兮揆所論而中槩繄燔木之為災兮顧彼哉之所云弗執名而詞實兮有近取於此身被文采之煒煌兮播修

名之赫喧既煌煌其外炳兮復耿耿其中晣光旁燭之四遐兮輝彌散而方瞰世黮闇之妒明兮紛狂猘而好構彼明者之見妒兮覆逢殃而蒙垢辟爍薪之在兹兮固始然之所就憂兩木而終燔兮宜星星而焚究彼燎亹與爞棟兮豈斯烈之為咎既斯咎之莫執兮何藴懟而謂天苟改行與易意兮孰世遇之為難弘曲學以阿時兮躋平津而開邸廣中庸以容身兮紆朱紱而彈齒原好修而被放兮徂江介之悄悄胥盡忠而殞身兮從

怒濤之極徼歷前事而證之兮何禍福之弗自人直何往而不黜兮枉何往而不信維此性之有植兮豈窮阨而捐旃孰知所福之非禍兮珍厥好而逾肩溯黄河而西上兮指朱圉之外郊自伏羲之舊都兮請端策以問爻識用晦於明夷兮與晉德之自昭騁玄志以觀妙兮從吾心之所要



遵巖集卷二十